# 那些年，在仕龙书屋

## ——追忆书法大家李铎先生（中）

□ 毕德贵

1996年5月4日，毕德贵与李铎夫妇相聚鲁中宾馆内宾楼。

1996年5月4日，李铎为蒲松龄纪念馆题字。

1996年5月4日，田岚与李铎夫妇在蒲松龄纪念馆。

泥土之魂

——记雕塑家、黑陶艺术家仇志海

○田岚

小时候，谁没玩过泥巴哩？与众不同的是，儿时的那份童心童趣一直伴随着他，率真稚顽，苦乐不渝。他最爱泥巴结下了不解之缘。那个“泥巴孩儿”，成了中国一流的雕塑家，成了海内外名的黑陶发明家。他为自己的祖国捧回了世界金奖。

这个人，就是军队艺术家仇志海。

一九三四年，仇志海出生在青岛崂山县的一个偏僻山村，七岁，开始了讨饭生涯，人称“花子仇”。

就是两年，这期间，他用业余时间创作了努尽瘁”，而容颜憔悴，身躯佝偻，但激增歪着在打电话。虽是半身塑像，但激增们一望便知知道这在医院里，生命将尽的着国家的使命运，仍在倾听人民的声音！一诞生便受到人民的喜爱，它够中国历邓颖超同志特请人民的一件摆放身旁。

一九七九年，仇志海调济南军区成泥塑、陶塑、铜塑、钢塑、石雕、玉雕

《大众日报》周末版，李铎为田岚文章题写标题。

### 奇缘，先生两叹不可思议

缘分这东西实在是奇妙。如果说我和李铎先生的师生缘是自己拜师拜来的，那么，当初教导我“机缘等不来”的妻子，她与先生的奇缘真的可说是等来的。

妻子田岚，曾是淄博日报社的编辑记者，长于人物传记的写作。1992年《人物》月刊第三期发表了她采写的《泥土之魂》，传主是著名雕塑家、黑陶艺术家仇志海。三个月后的6月26日，《大众日报》周末版的头版又以半个版的篇幅刊发此文。报纸到手，我们喜出望外，题目四个字竟是李铎先生写的，苍劲古朴，势大力沉！之前，仇志海先生看到《人物》就给田岚打来电话表示感谢，并邀请她到济南参观他的雕塑、黑陶工作室。这次看到《大众日报》，仇先生又让秘书给田岚打电话，邀她前去参观并有黑陶艺术品相赠。那时的田岚生活在自己的理想里，鄙视以稿谋私行为，看不惯那些写了东西就伸手的同行，即使是仇先生两度真诚相邀，她也不好意思接受艺术家的贵重艺术品，没去。谁能想到，五年后的1997年，传来了仇先生心脏病猝逝的消息，年仅61岁，正是艺术家阅历、积累、创作最为成熟的年岁！这时的田岚才意识到自己当年太过简单幼稚，对仇先生有失尊重了。唉，悔之晚矣！

再去仕龙书屋时，我是带着那份《大众日报》去的，我对先生说：“我是读了好一会儿您写的题目，才开始读文章的，这四个字给文章添彩了。”

先生说：“写这四个字时，我还没读到文章，后来收到报纸读了，写的是我们军队的雕塑家仇志海，不错！”

我说：“谢谢您！这篇文章的作者要我当面向您说一声谢谢！”

“你和作者认识？”

我笑了：“我们是一家子。”

先生一怔：“一家子？哦……作者是个女同志，她是你爱人？”

“正是。”我把报纸递到先生手上。

先生看了署名：“田岚，你爱人的名字叫田岚。”

“是啊，您说这事巧不巧？”

“真是巧啊！”先生感慨：“对这种不可思议的巧合，人们往往用两个字来解释——缘分。”

不止这一次，田岚与先生的缘分还有四年后的第二次，第二次更是让先生大呼不可思议。

1996年暮春，为了将在淄博举办的“全国第二届楹联书法大展”事宜，李铎以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的身份来到淄博。这是淄博市第一次承办国家级书法大展，也是李铎先生第一次莅临淄博，市里很重视。5月4号上午，报社的电话打到家里，派田岚去采访。放下手里的活儿，田岚就骑车去了李铎下榻的鲁中宾馆内宾楼，而我早早就出门了，去公园参加市摄影家协会举办的模特抓拍大赛。当时没有手机，她没法告诉我。

她到了内宾楼，其他媒体的同行也脚跟脚赶到。接待官说：李铎夫妇昨天到，今下午走，虽然行程匆匆，但公务已经谈妥，现在离午饭时间还有两个钟头，李铎想去看看蒲松龄纪念馆，刚刚市领导陪同先行了，大家就坐这辆中巴赶去吧，来晚的不等。

车子驰往淄川，记者们议论开了：这位书法家真行啊，一早起来就和市里谈成了大事，弄半天是为了拜见蒲老先生呀！田岚想，这些年轻同行还不知道李铎是谁，有必要给他们讲讲。听她讲罢，小年轻们肃然起敬：怪不得，军人就是高效率，绝不拖泥带水。这时的田岚，还不曾见过李铎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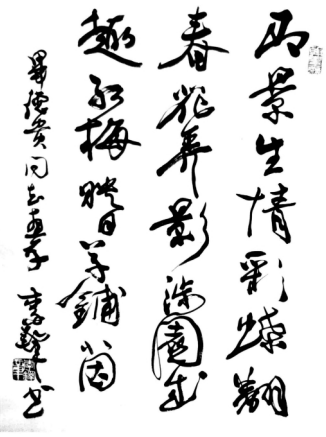
在蒲松龄纪念馆，李铎夫妇边看边听讲解，从这个展室到那个展室，全部转完已近正午。花木扶疏的小院里，陪同的市领导对记者们说：因为要赶回张店吃饭，给大家二十分钟采访李铎老师。大家围过去，摄像机扛起来，话筒递过去……田岚先开了口，她没有向李铎先生提问，而是对年轻同行们说：“李铎老师的腿动过手术，不能多走久站，咱们请李铎老师和夫人到接待室坐着接受采访好不好？”她话音刚落，就响起一声“谢谢！谢谢！”是李铎夫人说的，事后得知，长华阿姨也有老年性腰腿痛。于是，接待室里采访开始。田岚只问了一个问题，现在已记不清问的什么了，清楚记得的，是李铎先生回答她时，将自己早年读《聊斋》所作五言诗背诵出来：“巧藉幽冥力，讥弹积世尘。蒲公三尺帚，一掸气森森。”他说：“1985年收到蒲松龄纪念馆请我题字的信函，我写的就是这首诗。”说罢，他接过田岚递过去的钢笔和采访本，为她写下了这首诗。然后他对记者们说：“拜访蒲松龄故居，是我们多年的愿望，很高兴今天实现了。谢谢大家！”

大家拥着李铎夫妇朝停车场走去。短短一段路，李铎先生向田岚打听一个人，许是她刚才表现不错且被大家称作田大姐的缘故？李铎问她而没问别人：“淄博有个毕德贵，我想见一见，不知好找不好找？”“好找！我来找。”——没想到啊没想到，先生第一次来淄博，要找的人是我，被问到的人是我媳妇！天下还有这么巧的事吗？

我是从抓拍大赛现场赶到内宾楼的，穿着运动服背着相机风尘仆仆。进得门厅，看到本市十多位相熟的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，或坐或站似在等待什么，我问他们来干啥？他们反问我来干啥？我这才反应过来，他们和我一样，都是来见李铎先生的。他们指指餐厅，意思是还没吃完饭呢。我感动不已：淄博这么个小地方，媒体还没报道呢，大家就你传我、我传他地跑来了。以往来过多少书画家，哪个有这样的影响力？

忽听一声“德贵”，是长华阿姨！我喊着“阿姨好”跑过去，她拉住我的手就往二楼走。这时，我才看见市领导正陪先生前边走着，直把先生送到房间门口。阿姨把我拉进房间才撒手，进门就说：“老李，看谁来了？”先生看见我，一下子把我抱住了，我也拥抱了先生！相识六年，先生和我还不曾这么亲密过呢。坐下来正要说话，敲门声起，阿姨开门，田岚笑而不语走进来。老两口顾不上我了，同声向她道谢，我不知道田岚还没“坦白”，问先生怎么回事？先生说：“没有这位记者的热心帮忙，我们这趟淄博之行就见不到你啦……”我哈哈大笑，笑得老两口莫名其妙，忍住笑我对先生说：“该说谢谢的是她呀！她叫田岚，是我媳妇。四年前她写仇志海的文章发表在《大众日报》上，文章题目《泥土之魂》还是您写的呢。前年她出版作品集，书名《晃动地球的人》也是您写的。请您题写书名那天，是我第一次带着我们八岁的儿子去仕龙书屋，我儿子在书屋还哭了一场，您和阿姨好哄他呢，还记得吗？”老两口先是愕然，再是惊喜，然后感慨不已：“还真有这么巧的事啊！不可思议，太不可思议了！”阿姨有点动感情，攥住了田岚的手：“我还纳闷儿呢，你是怎么知道叔叔的腿有毛病的？原来你们是两口子呀！”

毕德贵书法。



李铎先生书赠毕德贵。

李铎的紫藤图。

毕德贵篆刻三十六计（陶板）。

今日16版 地址：山东省淄博市柳泉路280号 邮编：255000 广告许可证：鲁工商广字3700004000144 零售每份1.00元
新闻热线及投诉电话：0533-3585000 发行征订电话：0533-3595671 广告订版电话：0533-2270969 鲁中晨报印务有限公司电话：0533－8409106